

记忆知识论中的生成主义转向

The Generationist Turn in the Epistemology of Memory

王煜萍 / WANG Yuping¹ 柯肯·米可尔扬 / Kourken Michaelian^{2,3}

(1.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 北京, 100049; 2. 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哲学研究所, 记忆哲学研究中心, 法国格勒诺布尔, 38058; 3. 法国大学研究院, 法国巴黎, 75231)

(1. School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2. Centre for Philosophy of Memory, Institut de Philosophie de Grenoble, Université Grenoble Alpes, Grenoble, 38058, France;

3. 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Paris, 75231, France)

摘要: 传统观点认为, 记忆是一种保留性的来源, 即记忆不能产生新的辩护。然而, 这一传统观点近年来受到了挑战, 一种被称为“生成主义”的立场在相关讨论中逐渐占据主导。生成主义者提供了多种论证以证明记忆能够产生辩护。本文回顾了生成主义的主要论证及它们面临的反驳, 通过追溯生成主义发展的两股思潮, 为评估生成主义的各论证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生成主义 保留主义 记忆 知识论

Abstract: Memory has traditionally been viewed as a preservative source, in the sense that it cannot generate new justification.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this traditional view has been challenged, and a position known as “generationism” has gradually gained prominence. Generationists have provided a variety of arguments for the view that memory can generate new justifica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main generationist arguments, as well as the objections that they face. Tr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tionism through two “waves”, it lays the groundwork for an assessment of competing forms of generationism.

Key Words: Generationism; Preservationism; Memory; Epistemology

中图分类号: R338.64; N031 DOI: 10.15994/j.1000-0763.2026.03.004 CSTR: 32281.14.jdn.2026.03.004

引言

直到2017年《记忆哲学劳特利奇手册》^[1]出版, 记忆哲学才作为一个被正式承认的研究领域确立下来。此后, 该领域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如今已建立起完善的基础架构(包括系列学术会议、专题研讨会、研究中心和专业协会), 并积累了日益庞大的文献体系。除了《记忆哲

学劳特利奇手册》之外, 该领域还陆续出版了《记忆与记得》教材^[2]以及一系列更具专题性的论文集。圣塔纳(André Sant’Anna)与克雷弗(Carl F. Craver)正在筹备的《记忆哲学牛津手册》^[3]也将在不久后面世。与此同时, 该领域期刊论文的发表数量也在激增, 增势未减。

如米可尔扬(Kourken Michaelian)、樱木(Shin Sakuragi)和德兰塞卡(Villis Dranseika)^[4]所言, 目前这批新文献主要聚焦于心灵哲学

基金项目: 法国国家科研署项目(项目编号: ANR-23-CE54-0004-01); 法国“未来投资”计划(项目编号: ANR-15-IDEX-02); 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项目(项目编号: DP250100887)。

收稿日期: 2025年4月9日

作者简介: 王煜萍(1997-)女, 山东诸城人,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知识论。Email: wangyuping20@mailsucas.ac.cn

柯肯·米可尔扬(1976-)男, 加拿大人, 法国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记忆哲学研究中心、法国大学研究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记忆形而上学、记忆知识论等。Email: kourken.michaelian@univ-grenoble-alpes.fr

的相关议题。比如,很多论文集探讨了记忆与想象、知觉、梦等能力之间的关系。^{[5]-[10]}相较之下,记忆知识论受到的关注却比较少。在我们看来,这种忽视令人感到惋惜,毕竟记忆是知识的核心来源之一。这种忽视也是缺乏辩护的,因为记忆在心灵哲学中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恰恰源自其作为知识的核心来源这一身份。

本文致力于纠正记忆哲学研究中“重心灵哲学、轻知识论”的失衡现状。但我们并不打算探讨记忆知识论在整个记忆哲学中的定位,^[11]也不试图对记忆认识论的全部内容进行综述。^{[12], [13]}我们将聚焦于记忆知识论中的一个具体问题:记忆是否是辩护的生成性来源?这一问题在记忆哲学尚未成为独立研究领域时便已引发热议,近期又重新获得学界关注。对这一问题作出肯定回答的立场被称作生成主义(Generationism),反之则被称为保留主义(Preservationism)^①。我们将在第一节对由莱基(Jennifer Lackey)引领的“第一股”生成主义思潮下的论证^{[25]-[27]}进行回顾。争论伊始,生成主义者举步维艰,伴随着所谓的“生成主义转向”,他们的观点逐渐取代了保留主义,成为默认立场。我们将在第二节展示“第二股”生成主义思潮下生成主义者如何在莱基论证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这一立场——莱基认为记忆能够通过生成新信念来产生辩护,而这些学者则主张,记忆能够通过生成新的一阶内容^{[28]-[33]}或新的二阶内容^{[34], [35]}来生成辩护。在第四节,我们系统总结了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并明确指出:尽管第二批生成主义者内部存在分歧,但这一理论范式仍然是当前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

立场。

本文旨在对两股生成主义思潮进行系统回顾,目标相对温和。尽管这一目标较为有限,但开展此类综述确有其必要性。莱基在开启对这一话题的讨论时,受到了记忆与证言之间显著相似性的启发——这里的相似性指,记忆和证言都受到“无法作为独立辩护来源”的质疑。^{[27], [36], [37]}彼时,证言知识论及广义的社会认识论^[38]正处于研究热潮之中,^{[39], [40]}但是该领域的研究热度此后已明显消退,而由莱基引发的保留主义与生成主义之争则已发展出独立的理论轨迹。当前,生成主义者之间不仅尚未就“生成性”的判定标准达成共识,对于如何证明记忆能够满足这些标准也存在分歧。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对支持、反驳生成主义的各派理论进行全面评估。本文旨在通过系统性梳理,为此类评估奠定理论基础。

一、第一股生成主义思潮

知识论研究中有一种将记忆视作“保留性”来源的传统。这种传统观点认为,记忆本身无法生成辩护、合理性(rationality)、保证(warrant)或其他任何“促成知识的”(epistemizing)的要素。莱基将这一传统观点总结如下:

[某认知主体]S在t₂基于记忆知道(得到辩护地相信/理性地相信)P仅当(i)S在一个更早的时间t₁知道(得到辩护地相信/理性地相信)P,以及(ii)S在t₁获取知识P(涉及到P的辩护或理性)是通过除记忆之外的另一来源。([25], p.637)

①如弗里斯(Matthew Frise)所说,“保留主义”一词是不清晰的。一方面,它指的是记忆能够(can)保留现存(existing)辩护的观点。另一方面,它有时指记忆不能产生新辩护的观点。尽管这两种观点有时被混为一谈,但它们是有区别的。第一种解读大致是说,如果记忆能够接收到一个得到辩护的信念作为输入,那么它之后能够提供一个得到辩护的信念作为输出。此处并不探讨是否产生新辩护。第二种解读也被称作反生成主义(anti-generationism),它指的是如果在此之前没有接收到一个得到辩护的信念作为输入,那么记忆不能提供一个得到辩护的信念作为输出。换句话说,记忆不能产生新的辩护。这两种保留主义都获得了广泛认可。弗里斯引用了其中包括安尼斯(David B. Annis),戈德曼(Alvin Goldman),杰克森(Alexander Jackson),内勒(Andrew Naylor)以及欧文斯(David Owens)的观点以表示对反生成主义的认可。除了戈德曼,内勒和欧文斯,他还引用了包括伯内克(Sven Bernecker),伯奇(Tyler Burge),哈曼(Gilbert Harman),胡默(Michael Huemer),麦格拉斯(Matthew McGrath)以及帕普斯(George S. Pappas)的观点以表示对第一种保留主义含义的认可。但如弗里斯所说,近年来,研究焦点集中在反生成主义上,而我们此处所要关注的,正是这种形式的保留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这种保留主义的背离。

由莱基引发的这场争论，其关注焦点集中在辩护上。局限于辩护角度，莱基的形式化表述只是在说，如果S在t2有一个得到辩护的记忆信念P，那么在一个更早的时间t1，S曾有一个得到辩护的信念P，且S在t1对于信念P的辩护源自除记忆之外的某种来源。举例来说，如果李峰现在拥有一个得到辩护的信念，“格勒诺布尔位于阿尔卑斯区”，那么他一定是在更早的某个时间，依靠记忆之外的其他认知来源获得了这一信念及其辩护。比如，他可能是在百科全书中读到格勒诺布尔位于阿尔卑斯区（依赖于证言），或者是在游览阿尔卑斯山时亲自观察到格勒诺布尔的位置（依赖于知觉）。

直觉上，保留主义是合理的。莱基提出了两个有争议的论证来反驳它。其中一个论证诉诸于记忆能够生成新信念这一观点；我们会在下文1.2节讨论这一论证。另一论证则借助于信念的否决者出现又消失（简单来说，否决者是一个能够抵消某一信念的辩护，或抵消另一否决者之否决作用的命题），而信念仍然保留在记忆中这样的情况。我们在1.1节先讨论这一论证。

1. 否决者的消失

莱基的否决者论证依赖于具有以下结构的案例：在t1，S依靠除记忆之外的来源获得了一个真信念P；这一信念单纯因一个否决者的存在而未能得到辩护。在t2，S从记忆中检索到信念P；而此时，曾经的否决者不复存在，信念P由此得到了辩护。为方便理解，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假设李峰在一本可靠的百科全书中了解到格勒诺布尔位于阿尔卑斯区。他之前曾听一位自己信任但并不可靠的人说过，这本百科全书并不可靠，但他仍然形成了“格勒诺布尔位于阿尔卑斯区”这一信念。“这本百科全书不可靠”这一信念，对于“格勒诺布尔位于阿尔卑斯区”这一信念的辩护而言，是一个否决者；因此，李峰的有关格勒诺布尔位置的信念总体上是未得到辩护的。多年后，李峰不再相信“这本百科全书不可靠”——这一信念

作为曾经的否决者，已经从他的记忆中消失了。但是他还记得“格勒诺布尔位于阿尔卑斯区”。由于该信念的辩护不再被否决，这一信念如今总体上是得到辩护的。莱基认为，这类案例表明保留主义是错误的——因为情况并不是这样：只要S在t2拥有一个得到辩护的记忆信念P，就存在一个更早的时刻t1，在该时刻S有一个得到辩护信念P，且S在t1对P这一信念的辩护源自记忆之外的其他来源^①。

作为对莱基的回应，西诺（Thomas D. Senor）^[43]，^[44]反驳道，她的论证忽视了“初步辩护”（*prima facie justification*）与“最终辩护”（*ultima facie justification*）之间的区别；其中，最终辩护指的是整体的（*overall*）辩护，而初步辩护则是指在未被否决者所否决的情况下，能够提供最终辩护的辩护。西诺的观点是，一个信念的最终辩护地位是由两个因素直接决定的：首先是其初步辩护地位；其次，是否存在否决该初步辩护的否决者。在莱基所描述的案例中，记忆并不负责产生或消除否决者。因此，在这类案例中，一个最初从记忆之外的来源产生、且整体上未得到辩护（即未得到最终辩护）的信念，从记忆中被提取时获得了整体的辩护（即最终被辩护）——这一事实并不能表明记忆在任何有意义的层面上具有生成性。

2. 信念的生成和理解的生成

就保留主义和生成主义的争论而言，如果西诺是对的，那么，能否产生初步辩护是最为关键的，而莱基的案例根本无法证明这一点。莱基^[26]承认了西诺的这一区分的合理性，但她转向了自己的另一个论证以回应这一点——该论证依赖于一种叫做“不专注的记得”（*inattentive remembering*）^[45]的现象，试图以此证明记忆能够生成新信念这一观点。假设长生正在一个会议上做汇报，期间他注意到庆峰也在参会者之中。然而，他当时正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发言，并未专注于庆峰在场，也没有形成“庆峰是参会者之一”这一信念。当长生晚上回到家时，他的妻子问他在汇报时候有

①类似思路的论证，可参见伯内克和卢奇（Federico Luzzi）。

哪些人在观众席。他回想了一下,想起庆峰当时在场,便据此作了回答。长生现在相信庆峰是参会者之一。莱基认为,如果记忆确实能够以这种方式产生真信念,那么它就能够产生初步辩护,因为只要在产生新信念时候长生的记忆在可靠地运作,那么这个新信念就是得到(初步)辩护的^①。因此,莱基认为这类案例表明,从初步辩护角度来理解的保留主义是错误的,即并非只要S在t2拥有一个具有初步辩护的记忆信念P,就存在一个更早的时刻t1,在该时刻S拥有一个具有初步辩护的信念P,且S在t1对P这一信念的初步辩护源自记忆之外的其他来源。

波伊尔(Alexandria Boyle)提出了一个大体相似的论证,^[48]她的关注点是理解而非信念。假设有一次,丹尼斯提议和朋友詹姆斯、克里斯蒂娜一起去看一部新上映的关于兔子的电影。出乎意料的是,詹姆斯对这个提议表现出明显的回避态度,他不仅极力建议改看一部悬疑片,还对丹尼斯频频眨眼,似乎想暗示什么。丹尼斯当时感到困惑:一方面,詹姆斯平时并不偏好悬疑题材,另一方面,他的眼神举动显得十分反常,却又令人摸不着头脑。最终,他们还是按照詹姆斯的提议选看了那部悬疑片。不久之后,丹尼斯偶然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克里斯蒂娜发布的一条动态,其中有一张她曾养过的兔子的照片,并配有一段表达悲伤与追忆的文字。丹尼斯意识到克里斯蒂娜最近失去了她的宠物兔子。他回想起他们曾讨论要看哪部电影,但现在詹姆斯不断眨眼以及极力推荐另一部电影的行为都变得完全可以理解了。通过一次情景回忆,丹尼斯理解了他朋友先前

的行为——这种理解在事件发生时他尚无法获得,但后来通过对那段记忆的重新激活与重新解释,这种理解才成为可能。某种程度上,记忆在产生理解的时候是可靠运转的,这类案例和莱基所给的例子一样,(从生成初步辩护角度而言)能够证明保留主义是错误的^②。

尽管西诺本人承认,记忆可以通过生成信念来产生初步辩护,^[43]但也有其他人对莱基和波伊尔提出反驳:此类案例或许能表明记忆可以产生初步辩护,却无法证明它能产生恰当类型的初步辩护(prima facie justification of the right kind)。宫园(Kengo Miyazono)和图明(Uku Tooming)认为,这些案例所蕴含的一层重要意味是,主体在形成信念之前就已拥有辩护,如此一来,记忆显然无需为生成辩护负责。^{[30]-[33]}比如,当长生观察到庆峰也在参会者之列时,他就已经拥有了“庆峰是参会者之一”这一信念的辩护,即便他当时并未形成这一信念。宫园和图明借助对命题性辩护(propositional justification)与信念性辩护(doxastic justification)的区分来阐述他们的反驳。这两种辩护的大致定义如下:若S拥有支持信念P的好理由(good reasons),则S对信念P具有命题性辩护,即使S并未基于这一理由形成这一信念;若S的信念P是基于这些好理由形成的,那么S对信念P具有信念性辩护。我们可以将二人对莱基的反驳简要概括如下:尽管在这些案例中,记忆的确会产生信念性辩护,但仅将信念性辩护作为生成性的判定标准,无疑是把门槛定得太低了——真正值得探讨的是,记忆能否产生命题性辩护。在宫园和图明看来,恰当理解生成主义的方式应该是对以下

①方便起见,我们的讨论很大程度上以辩护的过程可靠主义为前提。尽管,严格来说,所讨论的许多论证并未以可靠主义乃至外在主义为前提,但它们往往带有外在主义的色彩。我们注意到,除了此处所探讨的论证之外,还有一些支持生成主义的论证以各种形式的内在主义为前提。比如,一种被称为“现象保守主义”(phenomenal conservatism)的基础主义形式表明,记忆能够产生初步辩护。这意味着,一种“记忆似乎体验”(memory seeming)——即人在进行回忆时所产生的现象层面的感觉——足以以为被回忆起来的信念提供一定程度的初步辩护。这一观点面临着严重反驳,因为它意味着,一个信念仅仅因为被记起来就会获得认知地位的提升。换言之,现象保守主义面临着“认知增强问题”: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从记忆中)被更频繁提取的信念会比一个被较少提取的信念得到更好的辩护。

②我们认为,在莱基的案例中,记忆被理解为以一种基本的保留性的(basically preservative)方式运作,也就是说,主体在t1所持有的表征内容与他在t2形成的信念内容之间并无差异。相反,在波伊尔的例子中,记忆被理解为以一种建构的(constructive)方式运作。这里的意思是,主体在t2所形成的信念内容超出了其在t1的表征内容。因此,波伊尔的论证实质上与下面第三节谈到的论证“精神一致”。

内容的否定——如果主体S在t2拥有得到命题性初步辩护的记忆信念P,那么在更早的时刻t1, S就已经对命题P拥有命题性初步辩护,并且S在t1对信念P的这种命题性初步辩护来自于一个非记忆的来源。如果是这样来理解记忆的生成性,那么上述案例并不能满足生成性的标准。

二、第二股生成主义思潮

在本节中,我们将转向拥护生成主义的第二股论证思潮。这些论证试图表明,或者说可以被解读为试图表明,记忆确实能够产生命题性初步辩护。2.1节将考察依赖于记忆生成新的一阶内容之能力的论证。这些论证与前文所探讨的论证不同,它们采用了自然主义路径,诉诸经验研究而非思想实验所引发的直觉^①。2.2节将考察诉诸记忆生成新的二阶内容之能力的论证。尽管这些论证得出的结论与2.1节所讨论的论证大体相似,但它们依然主要依赖思想实验和直觉。

1. 一阶内容的生成

米可尔扬提出的“激进生成主义”主张,记忆能够通过生成新信念以及新的信念内容(belief-contents)来产生辩护。^{[28], [29]}通过援引关于记忆建构性特征的经验研究,^{[51], [52]}米可尔扬主张记忆是心理上生成的(psychologically generative),即记忆产出的内容超出了其当时接收的内容——换言之,人能够记住的比实际所体验到的更多。记忆心理上生成的一个例证是“边界扩展”(boundary extension)现象:在回忆某个场景时,人们“看到”的内容比当时实际所见的更多^②。^[53]例如,你望向窗外时候可能只看到一排树,共五棵树,但在事后回忆时,不仅记得这五棵树,你还记得它们左右两侧的更多树木,尽管这些树当时

实际上并未进入视野。米可尔扬主张,这种新内容的生成既不是记忆过程的缺陷,也不是偶发的异常现象,而是记忆活动本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进一步论证道,这种在心理上具有生成性的记忆是可靠的。比如,除非那五棵树的排列方式让人联想到还有更多的树存在,否则人通常不会记住超过那五棵树的内容。如果他的论证是正确的,那么记忆似乎不仅可以通过生成新信念(如莱基所言)来产生新的初步辩护,也可以通过生成新内容来产生新的初步辩护。

伯内克和格伦德曼(Thomas Grundmann)也采取了一个大致类似的立场(尽管他们的论证中并未展示相关的实证证据),他们认为,“细节简化”(levelling)现象,即记忆过程中一个场景或事件的细节逐渐丧失的现象,意味着记忆可以通过生成新的内容,从而生成新的初步辩护。^[58]例如,假设何璐注意到一位同事领带上的图案,并据此形成了这样的信念:他佩戴的领带上有由特定色调的蓝色、棕色和灰色组成的重复斜条纹图案。由于专注于与那位同事的对话,她对于具体图案或特定颜色深浅的判断很容易出错。然而,随着之后发生的细节简化现象,她不再记得具体的图案或颜色深浅,只记得她的同事打着一一条带有某种图案的领带。由于这个新信念比先前的信念更为笼统,因此更有可能为真。在这类情况下,记忆过程似乎使一个较不可靠的信念变为一个更可靠的信念,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这一过程使一个可靠性不足因而得不到辩护的信念,变为一个可靠性充足因而得到辩护的信念。如果伯内克和格伦德曼的论证是对的,那么我们又可以说,记忆不仅可以通过产生新信念产生新的初步辩护,而且可以通过产生新内容实现这一点。

即便上述作者关于记忆能够生成新内容以及记忆在此过程中运作可靠的观点是正确的,

①关于记忆知识论或记忆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可参见米可尔扬与巴卡洛娃(Marina Bakalova)以及安多诺夫斯基(Nikola Andonovski)和米可尔扬的研究。

②米可尔扬所主张的边界扩展现象是由于回忆过程中内容的生成所致这一观点是有争议的。然而,边界扩展只是诸多现象中的一个,人们还可以诉诸其他类似现象来说明记忆具有心理上生成的特征。比如,我们可以使用“视角转换”(perspective switching)现象。这一现象是说,人们从一个不同于最初体验的视角回忆一个场景,“看见”了一些那个场景中自己当初并未看到的某些方面。

他们的论证能否确凿地证明记忆能够产生新的命题性初步辩护,仍不清楚。宫园和图明^[30]坚持认为上述论证没有证明这一点。二人并不否认记忆在心理上的生成性(即生成内容),也不否认记忆在认识上的生成性,但他们主张,现有的那些试图通过诉诸记忆的心理生成性来证明其具有认识生成性的论证,面临一个两难困境,因此这种论证未能成功地证明记忆具有认识上的生成性:他们认为,在这些心理生成性论证所使用的案例中,记忆要么只是保存了先前由其他来源生成的命题性辩护,要么根本无法提供命题性辩护。

这个两难困境的第一个分支针对(心理性生成论证中常用的)诸如边界扩展现象这样的案例。例如,如果现在某人对“那个地方有超过五棵树”这一信念拥有命题性辩护,那么宫园和图明会说,这个人在最初望向窗外时就已经有有关这一信念的命题性辩护了,因为支撑这一辩护的理由是:他所看到的树木排列方式暗示了还有更多树的存在。因此,知觉——而非记忆——才是其辩护的来源。两难论证的第二支则针对“想象膨胀”(imagination inflation)这一类现象。这也是米可尔扬除边界扩展案例之外引用的另一案例。^{[28], [29]}想象膨胀现象指的是,想象一个事件就会导致一个人似乎记得这件事。^{[59], [60]}例如,一个人可能会想象自己小时候在购物中心走丢,之后却变为记得那件事真的发生过^①。宫园和图明认为,如果一个人的“记忆信念”是由想象膨胀产生的,这种信念就是得不到辩护的,因为想象膨胀并不是一个可靠的过程;因此,记忆无法产生辩护。

他们坚持认为,他们自己的论证能够证明记忆能够生成命题性辩护。他们的论证依赖的观点如下:在某些情况下,记忆依赖于限制者(constrainers)——即那些限制记忆过程展开的表征——而这些表征对其他认知过程而言是不

可及(inaccessible)的,因此记忆能够在其他过程无法提供辩护的时候产生辩护^②。这一观点可以通过一个涉及“事件补全”(event completion)的案例得以说明。“事件补全”是一种现象,即记忆会填补事件中缺失的细节:^{[64], [65]}

娜奥米回忆起自己童年时期在一次足球比赛中踢进一个高难度球的情景。但她在射门后摔倒了,并未目睹球的完整飞行轨迹,中途失去了对球的追踪。然而,在她的记忆中,她回想起了球的完整飞行路径;她的记忆系统填补了她失去对球追踪的瞬间与球出现在球网中的瞬间之间的空白。([30], p.16)

球的飞行轨迹被补全的方式,是由一个限制者决定的——粗略地讲,是指“物体连续性原则”(principle of object continuity)——而只有记忆能够通达(access)这一限制者。如果我们假设这个限制者通常会导向准确的表征,那么娜奥米的信念就是得到辩护的。而且,由于只有记忆能够通达(access)这一限制者,她的其他认知过程都无法为这一信念生成辩护。因此,该案例能够说明记忆能够产生命题性辩护。

2. 二阶内容的生成

尽管宫园和图明的论证由于明确旨在论证记忆能够生成命题性辩护,看上去有别于现有的基于心理生成性的论证,但它在本质精神上仍与后者一致。相比之下,费南德兹(Jordi Fernández)提出的论证虽然同样主张记忆能够生成命题性辩护,但它与现有的论证在形式上有着更为显著的差异。^{[34], [35]}

费南德兹支持这样一种有关“记得”的解说:情景记忆除了包含一阶内容(这里的一阶内容可以粗略理解为,记忆告知主体某事件曾经发生);还包含二阶内容,即记忆告知主体相关的一阶内容源自其自身对该事件的经历^③。比如,假设娜奥米回忆起自己在一场足球比赛中进球。假设她目睹了球的完整飞行轨迹,因

①这个例子来自洛夫图斯(Elizabeth F. Loftus)的一项影响深远的研究。

②有关限制者的背景介绍,请参见金德。

③我们在此无暇详述费南德兹对其解说的论证,此处我们只需知道他的理论中的一个关键特征:将“记得”理解为包含二阶内容的这一解说,有助于我们解释“记得”发生时特有的现象学体验。

此她的记忆无需填补任何空白——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仅仅涉及存储与提取的情形。如果费南德兹关于“记得”的解说是正确的，那么严格来说，回忆就不可能只是单纯的存储与提取。即便所提取的记忆的一阶内容完全源自娜奥米对球飞行轨迹的视觉体验，该记忆仍不可避免地包含二阶内容，即告知娜奥米这一阶内容正是源于那段视觉体验。这种二阶内容显然并不包含在对事件的最初体验之中——它是记忆过程的产物。此外，可以合理推测，由于二阶内容关涉记忆过程的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关系，主体所具备的其他认知过程都无法生成这种内容。因此，若整个记忆过程（包括二阶内容的生成）是可靠的，费南德兹的观点便构成了一种新的心理生成性论证：记忆生成了一个其他认知过程无法生成的、得到辩护的信念，因而产生命题性辩护。

结 论

费南德兹的论证依赖于关于情景记忆的二阶内容这一特定主张。该主张不属于正统观点，我们在此暂不评估其正误。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对第2.1节所讨论的心理生成性论证作一番初步的评估指引。

宫园和图明认为，现有的试图通过诉诸记忆的心理生成性来证明其认识上的生成性的论证，面临一个两难困境：在他们所援引的案例中，记忆要么只是保存了先前由其他来源生成的命题性辩护，要么根本无法提供命题性辩护。可靠主义者或许有两种方式可以回应这一批评。针对两难困境的第一支，他们或许会反对将命题性辩护作为生成性的标准。诚然，传统观点通常认为命题性辩护比信念性辩护更为基础。^[66]然而，正如科恩布利斯（Hilary Kornblith）指出的，可靠主义者并不需要接受

这一观点，^[67]因为可靠主义实际上是通过可靠性来定义信念性辩护，然后再以信念性辩护来定义命题性辩护：当且仅当S对命题P的信念是由可靠过程产生时，S对该信念具有信念性辩护；而当且仅当S有某一可用的过程能够产生对P的信念，并且这一信念是信念性地得到辩护的，S对P拥有命题性辩护。^[68]从可靠主义的视角来看，关键不在于主体是否拥有某个可用的来形成信念的好“理由”（命题性辩护），而在于她实际据以形成信念的“理由”是否是好的（信念性辩护）。从这个角度来看，命题性辩护在此处并非相关的标准，因此，比如，当某人望向窗外时，如若没有形成相关信念，尽管她已经拥有对“该地点有超过五棵树”这一信念的命题性辩护，这种辩护对记忆是否在认识上生成这个问题而言也是无关紧要的^①。

针对两难困境的第二支，米可尔扬可能会质疑想象膨胀（imagination inflation）不可靠这一假设，以及他们将想象膨胀视为相关案例中起作用的认知过程这一做法的合理性。一方面，记忆在涉及想象的情况下是否可靠是一个经验问题。直觉上，“想象膨胀”似乎并非不可靠。但在此类问题上，直觉往往不是一个好的指导，因此也有可能出现违反直觉的情况：想象膨胀实际上反而提高了记忆的可靠性。（类似地，将事件发生后获得的证词性信息纳入记忆，似乎会削弱记忆的可靠性，^[69]但米可尔扬认为，这实际上反而增强了记忆的可靠性。^[70]）另一方面，即便想象膨胀实际上确实削弱了记忆的可靠性，将相关情形中的过程简单地描述为“想象膨胀”，也可以说是不恰当的。想象膨胀本身并不是一种独立于普通记忆过程之外的过程。相反，它是一种发生在记忆过程内部的现象。因此，我们无权将涉及想象的记忆过程与不涉及想象的过程区分开来，并单独评估前者的可靠性——我们应该评估整个记忆过程

①跳出可靠主义的视角，我们或许可以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反思生成性的标准。命题性辩护真的算是一种更激进的生成性标准吗？如果我们足够关心知识的形成，答案未必是肯定的。知识论学者最初区分命题性辩护与信念性辩护的目的，是为了强调信念性辩护是知识形成所需的辩护类型。这是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即使主体拥有命题性辩护，他们仍可能在缺乏好理由的情况下（比如凭借运气）形成一个真信念，从而陷入盖提尔式反例之中。因此，从知识生成的角度看，信念性辩护是重要的，而命题性辩护在这一意义上似乎并不关键。

的可靠性。

宫园和图明是否会被这些回应说服尚不可知,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回应是否成功并不重要:这些回应旨在为早先基于心理生成性的论证辩护,以回应宫园和图明的批评。但即便这些回应失败,生成主义的支持者仍然可以退而求其次,转向宫园和图明自己的论证,以表明记忆在心理上具有生成性这一特征意味着它在认识论上也是生成的。无论哪种情况,生成主义——尤其是第二股生成主义思潮——仍然保持其在记忆认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事实上,近年来对保留主义的辩护寥寥无几。生成主义的胜利是否具有决定性,抑或保留主义者是否具备发起反击的理论资源,仍有待时间检验。

[参考文献]

- [1] Bernecker, S., Michaelian, K.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Philosophy of Memory*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 [2] De Brigard, F. *Memory and Remembering*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 [3] Sant'Anna, A., Craver, C. *Oxford Handbook of Philosophy of Memor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 [4] Michaelian, K., Sakuragi, S., Dranseika, V. 'Trends in Philosophy of Memory: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J]. *Lexis-Journal in English Lexicology*, Words about #1, 2025, 1–25.
- [5] Macpherson, F., Dorsch, F. (Eds.) *Perceptual Imagination and Perceptual Memor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 [6] Sant'Anna, A., Michaelian, K., Perrin, D. 'Memory as Mental Time Travel' [J].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2020, 11(2): 223–232.
- [7] McCarroll, C. J., Michaelian, K., Arango-Muñoz, S. (Eds.) 'Memory and Perception' [J]. *Estudios de Filosofía*, 2021, 64: 5–19.
- [8] Berninger, A., Ferran, Í. V.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Memory and Imagination* [M].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 [9] Gregory, D., Michaelian, K. (Eds.) *Dreaming and Memory: Philosophical Issues* [M]. Cham: Springer, 2024.
- [10] Lin, Y. T., McCarroll, C., Michaelian, K., et al. 'Successful and Unsuccessful Remembering and Imagining' [J]. *Philosophy and the Mind Sciences*, 2024, 5: 1–7.
- [11] Michaelian, K., Sutton, J. 'Memory' [EB/OL]. Zalta, E. N. (Ed.)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17/entries/memory/>. 2017–04–24.
- [12] Senor, T. D.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Epistemology of Memory* [M].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9.
- [13] Frise, M.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Memory' [EB/OL]. Zalta, E. N., Nodelman, U. (Eds.)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23/entries/memory-episprob/>. 2023–03–27.
- [14] Annis, D. B. 'Memory and Justification' [J].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1980, 40(3): 324–333.
- [15] Goldman, A. I. 'Internalism, Externalism,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Justification' [J].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09, 106(6): 309–338.
- [16] Jackson, A. 'Appearances, Rationality, and Justified Belief' [J].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2011, 82(3): 564–593.
- [17] Naylor, A. 'Justification and Forgetting' [J]. *Pacif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015, 96(3): 372–391.
- [18] Owens, D. *Reason Without Freedom: The Problem of Epistemic Normativity* [M].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133–146.
- [19] Bernecker, S. *The Metaphysics of Memory* [M]. Dordrecht: Springer, 2008.
- [20] Burge, T. 'Interlocution, Perception, and Memory' [J]. *Philosophical Studies*, 1997, 86(1): 21–47.
- [21] Harman, G. *Change in View: Principles of Reasoning* [M]. Cambridge: MIT Press, 1986, 11–38.
- [22] Huemer, M. 'The Problem of Memory Knowledge' [J]. *Pacif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999, 80(4): 346–357.
- [23] McGrath, M. 'Memory and Epistemic Conservatism' [J]. *Synthese*, 2007, 157: 1–24.
- [24] Pappas, G. S. 'Lost Justification' [J]. *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1980, 5: 127–134.
- [25] Lackey, J. 'Memory as a Generative Epistemic Source' [J].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2005, 70(3): 636–658.
- [26] Lackey, J. 'Why Memory Really is a Generative Epistemic Source: A Reply to Senor' [J].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2007, 74(1): 209–219.
- [27] Lackey, J. *Learning from Words: Testimony as a Source of Knowledg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251–277.
- [28] Michaelian, K. 'Generative Memory'[J].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011, 24(3): 323–342.
- [29] Michaelian, K. *Mental Time Travel: Episodic Memory and Our Knowledge of the Personal Past*[M]. Cambridge: MIT Press, 2016.
- [30] Miyazono, K., Tooming, U. 'On the Putative Epistemic Generativity of Memory and Imagination'[A], Berninger, A., Ferran, Í. V. (Eds.)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Memory and Imagination*[C],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127–145.
- [31] Miyazono, K., Tooming, U. 'Imagination as a Generative Source of Justification'[J]. *Noûs*, 2024, 58(2): 386–408.
- [32] Miyazono, K., Tooming, U. 'A Preservation/Generation Distinction About Memory'[J]. *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25, 4: 1–24.
- [33] Tooming, U., Miyazono, K. 'Prospects for Epistemic Generationism About Memory'[J]. *Philosophy and the Mind Sciences*, 2024, 5: 1–20.
- [34] Fernández, J. 'Epistemic Generation in Memory'[J].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2016, 92(3): 620–644.
- [35] Fernández, J. *Memory: A Self-referential Account*[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 [36] Lackey, J. 'Testimonial Knowledge and Transmission'[J].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999, 49(197): 471–490.
- [37] Matilal, B. K., Chakrabarti, A. (Eds.) *Knowing from Words: Western and Indian Philosophical Analysis of Understanding and Testimony*[M]. Dordrecht: Springer, 1994.
- [38] Goldman, A. I., Whitcomb, D. (Eds.) *Social Epistemology: Essential Reading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39] Lackey, J., Sosa, E. (Eds.) *The Epistemology of Testimon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40] Gelfert, 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estimony*[M].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 [41] Bernecker, S. *Memory: A Philosophical Stud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65–103.
- [42] Luzzi, F. *Knowledge from Non-knowledg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184–188.
- [43] Senor, T. D. 'Preserving Preservationism: A Reply to Lackey'[J].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2007, 74(1): 199–208.
- [44] Senor, T. D. 'Preservation and Generation'[A], Bernecker, S., Michaelian, K.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Philosophy of Memory*[M].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323–334.
- [45] Bernecker, S. 'Remembering Without Knowing'[J].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07, 85(1): 137–156.
- [46] Goldman, A. I. 'Discrimination and Perceptual Knowledge'[J].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76, 73(20): 771–791.
- [47] Brogaard, B. 'Foundationalism'[A], Bernecker, S., Michaelian, K.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Philosophy of Memory*[C],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296–309.
- [48] Boyle, A. 'Learning from the Past: Epistemic Generativity and the Function of Episodic Memory'[J].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2019, 26(5–6): 242–251.
- [49] Michaelian, K., Bakalova, M. 'Naturalized Epistemology: A Brief Introduction'[A], Horvath, J., Koch, S., Titelbaum, M. G. (Eds.) *Methods in Analytic Philosophy: A Primer and Guide*[C], PhilPapers Foundation, forthcoming, 169–179.
- [50] Hossein Khani, A., Kemp, G., Rezaei, H. S., et al. (Eds.) *Naturalism and Its Challenges*[C], New York and Abingdon: Routledge, 2024, 252–273.
- [51] Schacter, D. L. 'The Seven Sins of Memory: An Update'[J]. *Memory*, 2022, 30(1): 37–42.
- [52] Sutton, J., O'Brien, G. 'Distributed Traces and the Causal Theory of Constructive Memory'[A], Sant'Anna, A., McCarroll, C. J., Michaelian, K. (Eds.) *Current Controversies in Philosophy of Memory*[C],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82–104.
- [53] Hubbard, T. L., Hutchison, J. L., Courtney, J. R. 'Boundary Extension: Findings and Theorie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2010, 63(8): 1467–1494.
- [54] Nanay, B. 'Boundary Extension as Mental Imagery'[J]. *Analysis*, 2021, 81(4): 647–656.
- [55] McCarroll, C. J. 'Remembering the Personal Past: Beyond the Boundaries of Imagination'[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0, 11(585352): 1–10.
- [56] Dranseika, V., McCarroll, C., Michaelian, K. 'Are Observer Memories (Accurate) Memories? Insights from Experimental Philosophy'[J].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2021, 96(103240): 1–11.
- [57] Michaelian, K., Sant'Anna, A. 'From Authenticism to Alethism: Against McCarroll on Observer Memory'[J].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2022, 21(4): 1–11.

- 835-856.
- [58] Bernecker, S., Grundmann, T. 'Knowledge from Forgetting' [J].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2019, 98(3): 525-540.
- [59] Garry, M., Manning, C. G., Loftus, E. F., et al. 'Imagination Inflation: Imagining a Childhood Event Conflates Confidence that It Occurred' [J].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1996, 3(2): 208-214.
- [60] Garry, M., Polaschek, D. L. 'Imagination and Memory' [J].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0, 9(1): 6-10.
- [61] Loftus, E. F. 'The Reality of Repressed Memories'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3, 48(5): 518-537.
- [62] Kind, A. 'Imagining Under Constraints' [A], Kind, A., Kung, P. (Eds.) *Knowledge Through Imagination*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145-159.
- [63] Kind, A. 'How Imagination Gives Rise to Knowledge' [A], Macpherson, F., Dorsch, F. (Eds.) *Perceptual Imagination and Perceptual Memory*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227-246.
- [64] Kominsky, J. F., Baker, L., Keil, F. C., et al. 'Causality and Continuity Close the Gaps in Event Representations' [J]. *Memory & Cognition*, 2021, 49(3): 518-531.
- [65] Strickland, B., Keil, F. 'Event Completion: Event Based Inferences Distort Memory in a Matter of Seconds' [J]. *Cognition*, 2021, 121(3): 409-415.
- [66] Firth, R. 'Are Epistemic Concepts Reducible to Ethical Concepts?' [A], Goldman, A., Kim, J. (Eds.) *Values and Morals: Essays in Honor of William Frankena, Charles Stevenson, and Richard Brandt* [C], Dordrecht: D. Reidel, 1978, 215-229.
- [67] Kornblith, H. 'Doxastic Justification is Fundamental' [J]. *Philosophical Topics*, 2017, 45(1): 63-80.
- [68] Goldman, A. I. 'What is Justified Belief?' [A], Pappas, G. S. (Ed.) *Justification and Knowledge* [C], Dordrecht: D. Reidel, 1979, 89-104.
- [69] Loftus, E. F. 'Planting Misinformation in the Human Mind: A 30-year Investigation of the Malleability of Memory' [J]. *Learning & Memory*, 2005, 12(4): 361-366.
- [70] Michaelian, K. 'The Information Effect: Constructive Memory, Testimony, and Epistemic Luck' [J]. *Synthese*, 2013, 190: 2429-2456.

[责任编辑 王巍 谭笑]